

歙县:阳产土楼

俞 果

皖南歙县去过两次，不知道阳产土楼。因为地处偏僻的深渡镇大山之上，知之者不多。

我对这类古建筑群落颇有兴致，譬如福建永定的上万座客家围屋，川西北有“千碉之乡”美誉的羌族“丹巴碉楼”。这些围屋、碉楼由于历史原因，都具备了防范匪侵、抵抗暴袭的守卫功能。而阳产土楼群却是纯粹的民居，建筑上没有附加任何易守难攻的特点。

癸卯春日，我来到了阳产村，仿佛走进一个福建的村庄。看到了依山而筑的土楼，黄墙红墙代替了皖南的白墙，屋顶也不见如旗帜般飘扬的马头墙的影子。这里邻近新安江，群山环抱。“阳”有直面阳光之意，“产”含方言中陡峭之义。放眼望去，一栋栋土楼，有单体有群楼，青石砌磅为基，红土砌墙，黑瓦覆顶。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春光馥郁。

徽州多山少平地，山中平地湖南人叫“冲”，如“韶山冲”，四川人叫“坝”，如“坝子”。徽州建房要用石头垒坝，叫作砌磅，因此盖房子要砌磅，造田要砌磅，修路也要砌磅。土楼

多为两层楼，底层放置杂物，二楼作卧室。檐瓦外延，阻挡雨水冲刷墙壁，青石垒筑的台地，防止雨水浸泡。

我曾问在土楼内居住的一位老人：“你家祖上哪里人呢？”老人说记不太清了，听爷爷讲过一个地名：鄢陵。我说这地方靠近许昌，目前是大型花木培育基地，北方的花木品种在那儿养一两年再移植南方，南方的移植北方也同样如此。老人叹道：“我爷爷也是听祖上人说的，他都没有回去过，就是一个地名。”

土楼群红墙黑瓦的建筑风格明显有别于徽州青砖粉墙黛瓦的建筑风格。在一片江南水墨画之中，落下一撇青骨竹筋红壤的中原风情，宛如徽州的“晒秋”，一簋箕一簋箕的金黄玉米，红火辣椒，呈现出五彩斑斓之景。同一文化传统地域，突兀出一片不同的建筑风貌，说明这里发生过文化历史意义上的传承基因变异。经深入了解，果不其然。

有一个主要的传说，几百年前，先祖从河南信阳向闽粤迁移，途经此地时许多老弱病残实在走不动了，只得留下定居。以

老来忆昔，往事奔涌，又想起当年投稿事。

第一篇作文发表于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被学校树立为“从小想当新农民”的典型，写的作文《春》经校方推荐，在上海市广播电台播出，但这篇稿件不能算我自发投稿。

我第一次投稿在读比乐中学时，校黑板报有“朝阳花”副刊，每周出版一次。我在初二时开始投稿，发表过好几篇散文与评论。后吸收为“朝阳花”校刊初中组长，当起了小编辑。读初三时，《青年报》杨编辑来学校召开座谈会，记得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观点，经杨编辑指点，打出小样，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未发表。经杨编辑推荐，我被《青年报》聘为特约通讯员。

我进入工厂，先在翻砂厂，后调到上海力车厂，劳动强度都较大，业余时间坚持读书写作，写得多了，也想投稿。当时只有《解放

日报》《文汇报》两张报纸，版面都是老三篇（一篇小说或散文，一首诗歌，一篇评论），每周两个版。我就频频向报纸副刊投稿，投出去时，充满希望，但一周左右就收到了打印好的退稿信。年轻人自以为是为，对比报上发表的文章，很不服气，便将投稿的第一页与第二页粘住，结果退回来的稿件，照旧黏着，编辑根本没仔细看，我心中很沮丧。

后来，我参加卢湾区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写作课，得以认识《解放日报》副刊编辑谢泉铭，老谢对业余作者很热情，我便向老谢投稿。有一篇小说已上了大样，刊前被拉了下来。据老谢说，有位著名作家写了类似题材，领导要照顾名家，只好委屈你了。我很灰心泄气，但又无可奈何。

我算了一下屡投屡退的稿子，三年中竟有四十篇之多，母亲

七房，后繁衍成族。”难道这里是三次南渡中的一次？那还有一次在哪儿？我从沪杭高速转杭徽高速驱车而来，伫立在徽杭古道的人口。当年，绩溪的胡雪岩就是从这条崎岖山路走向杭州，走向了红顶商人的巅峰。尽管眷遇虽隆而又自处益谦，算得低调了，但一旦顶戴花翎，最后也难逃铩羽而归。自古职以能授，爵以功赏。功大食食，功小食乡，照今天的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乡侯、亭侯都是功名，安身土楼方宜立命。知止，思定，静心，这是我面对阳产土楼最大的体悟。

想起了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游黄山白岳不果》。徽州丰饶，这里的木材、茶叶、生漆、桐油，还有著名的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龙尾歙砚等，源源不断地沿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运往杭州。但骄人傲众的汤显祖却对此不屑，写下了这首愠气的诗——

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

一年四季最舒服的季节应该是初夏。

我居住在万里公园旁边，每天我从窗口望着那些树木不断变绿，不断丰满，心里却不满足。于是我突发奇想，骑着电瓶车，迎着早上清新凉爽的初夏微风，穿过真北路，沿着金鼎路，一路向西。绵延数千米，是一条宽阔的绿化带。这条几千米长的绿化带，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乔木灌木，错落有致。品种繁多，有松树、柏树，有银杏、香樟，有红枫、芭蕉。灌木一簇簇，一丛丛，十字路口转角处都栽植了一些密密匝匝的青翠竹子。乔木巍峨挺拔，参天矗立，枝繁叶茂，郁郁苍苍。初夏的绿，却是层层叠叠，无边无涯。绿得沉，绿得酣，绿得触目生凉，绿得照人如

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多么清贵高傲的汤显祖！“黄白”既是地名又借喻黄金白银，他的“痴绝处”乃尘世之外的精神桃花源，而非充满“金银气”的徽州。有“金银气”的地方，做梦也是不会去的。其时，汤兄“乏绝”潦倒贫困，朋友吴兄好意想劝他到徽州黄白之地趁机下海“发达”一下。我想，如果

在家乡寻古问今收集史料的时间里，了解到有本《横沙岛史话》的书，只知书名其余的不甚了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友人处得悉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德高望重的教授余子道早年撰撰的。便利用复旦校友的身份，联系到历史系老师，由他们牵线搭桥继而联络上了余教授的女儿。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横沙岛史话》这本书蓝封面，蜡版油印，印刷日期1964年5月。

时间追溯至1964年春节后不久，复旦大学八十多名师生响应上级号召，奔赴横沙岛开展为期四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八十多人分两批乘坐机帆船从吴淞码头出发，劈波斩浪向东航行了3个多小时进入横沙港。在横沙期间他们分住在各大队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并且按照学校党委的布置，同时开展横沙岛历史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为编写横沙岛史作准备，具体事务由带队老师余子道负责。

为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师生们在紧张的劳动学习之余，分头查找有关资料。如清道光年间，川沙张船户在赴东海佘山海域捕鱼期间，

看了一大堆退稿，很心疼我，但一直鼓励我坚持。一个工人没机会去读书，要想从事文字工作，除了投稿，我还有什么出路呢？

皇天不负苦心人，1973年4月19日《解放日报》副刊终于刊出我写的一首儿歌《打虎》，这是我投出的第49篇稿子，刊发处女作的是老谢的助手王捷。我赶紧去附近的邮局买报纸，问：“今天的《解放日报》还有几份？我全买了。”邮局营业员大为惊诧，忙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没什么大事，是我个人的重要日子。”

儿歌《打虎》只有十二句，回家细读，发现有八句被修改过，但标题与名字是我的，我当时用的第一个笔名是“肖波”，前面还有我所属的工厂名称。翌日去上班，门房间师傅首先向我祝贺：“秀才，昨日看到你大作了！”

初夏

钱坤忠

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绿色。长长的绿化带，宽阔的地方像一座小型公园。几株隐匿在小草丛中不知名的野花，在风中摇曳，时隐时现。也有小桥流水，那浅浅的池塘和沟渠中，漂动着浮萍。东一片，西一茬，虽不如盛夏那样挤挤挨挨，但却独具风格，那是初夏的一抹快乐。初夏没有燥热与沉闷，只有复苏的万物所带来

会拥众携戏，直当去参加“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堂会。

汤兄啊，徽州不但有“金银气”，更有绝美的山水之情，文脉绵绵。倘若你今天再来，一定会写下：一生痴绝处，入梦到徽州。

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开枝散叶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苦难的象征。在成都附近有座洛带古镇，是著名的客家人集聚区。没想到我在皖南群山深处也见到了客家人飘零的痕迹——阳产土楼。中原汉人一旦

为躲避风浪随波逐流漂流到横沙（沙洲），这是沙洲状态下的横沙被首次发现，此后川沙八弟兄在横沙割芦苇，遭遇多日狂风暴雨无法回本土，活活饿死在沙滩上的传说；“家产无一担，赤脚上横沙”，第一批先民上岛拓荒的艰辛历程等，许多情况以往不著文字，只是口头相传，都被师生们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当

那个年代没有打字机，几个字迹端庄、钢板蜡纸刻字驾轻就熟的同学担当起刻字匠。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在一张张蜡纸上完成了15万字的刻字任务，然后用老式的油印器具一页一页印刷。忙碌两三个星期后，一本本蓝封面的《横沙岛史话》就这样完成了。当散发着油墨芬芳的“岛史”送到公社党政领导手里时，领导们赞不绝口，称这本书的问世是横沙岛历史上破天荒的文化大事，零星的资料得到了汇集，民间的口口相传被文字保存了下来，复旦师生为横沙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一个甲子稍纵即逝，前些日子淞助组、第一个农业初级社、第一个农业高级社都是在东兴村里畝梠争先成立的。在获得大量原始素材的基础上，余子道老师组织几个思路敏捷出手快捷的笔杆子学生，分门别类，去粗取精地进行撰写，列出了18个大类：“长江口外横沙岛”“一家富裕万家穷”“在合作化的道路上”“渔港春潮”“春风杨柳横沙岛”等。初稿写成后经集体讨论反复修改，再由余老师统稿后报公社党委审核。

处女作发表后，我的投稿依然石沉大海，直到一年后，我从写诗文转向写历史评论，我写曹操的长文在一个版面全文刊出，从此，投稿屡屡见报。

至上世纪80年代，报刊丰富了，我投稿的热情更加旺盛，每晚读书写稿至深夜12时，不断有稿子刊出。这时候把过去投出的四十多篇退稿，再细读一遍，这才发觉当时的文笔真幼稚，选材很俗套，读了开头就不想读结尾，怪不得编辑们都不读第二页。

我有幸当了编辑，每天一到报社，首先急着看来稿，因为我有过屡投屡退的坎坷与不幸，也曾暗下决心，一旦我当了编辑，决不能遗漏一篇好稿。编辑三十余年，编发了许多不知名业余作者的稿件，每次给外地作者寄报纸，他们都来信表示感谢。我心中自付，他们哪里知道我曾有四十八篇退稿的经历！



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又有诗曰“曾与美人桥上别”……

桥，不是下面行舟，就是上面走人。每逢遇见，我总被其构造之美所吸引，忍不住用手机猛拍一通；可回放细看，照片像一地鸡毛，于是又统统删除了。

“路过不错过”式的揶揄快门，其实是拍不出“一桥飞架南北”的那番气势，而靠“可遇不可求”的妙手偶得呢，概率又很低。

无论高耸还是侧卧，桥梁大致分木质、石材、金属三大质地；虽然都属于构筑物，有一定的建筑物特性，可是又不能刻板且不知变通地当建筑物来拍摄。它每天都在扮演迎来送往的角色，在凝聚建造者智慧的同时，也附着着人们对其无尽的溢美与畅想。

多年的实践提醒自己，用手机拍桥乍看容易，拍好其实很难，尤其想拍出不同凡响的作品，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实则关乎“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指拍桥时的瞬变气象。当你准备聚焦某座桥前，先别匆忙按快门，宁可放弃大晴天，尝试气或光混合动荡后形成的天象。如抓住清晨氤氲

缭绕的机会，或者赶上平流雾，这时候的桥若隐若现，大有进入殊形妙状的幻境。还有最常见的夕阳、晨曦、夜幕等条件下产生的合理夸张的色温，也是烘托和渲染桥的理想时段和手法（如图：缅怀乌木本桥）。

通常桥梁多半与周围建筑纵横交贯，首尾相连。特别是人们熟悉的地标性桥梁，拍前不妨先预判其前景、倒影等不同画面；寻觅何种角度与站位是最佳的视角；一来规避或滤去纷繁的杂景，做到成竹在胸，二可充分营造出自己的“地利”优势，以获取尽可能亮眼的作品。

“人和”主要体现在拍摄者基础性技艺的积累，促使“人与桥”之间有所种神交或暗合，转化为真诚的创作心境，诉诸到构图、取景环节，就能把桥的最佳形态表现出来。只有达到人机默契，意到神至，桥，抑或不会以其生硬的表情，敷衍你一下交差。

倘若三个拍桥条件叠加到一起，想必就能立竿见影，一拍即合。“桥与水”的依存关系自然而然地融洽无间。于是“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般的境地，就会赫然出现。

谢震霖

摄影

七夕会

手机，拍桥易拍好难



那个年代没有打字机，几个字迹端庄、钢板蜡纸刻字驾轻就熟的同学担当起刻字匠。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在一张张蜡纸上完成了15万字的刻字任务，然后用老式的油印器具一页一页印刷。忙碌两三个星期后，一本本蓝封面的《横沙岛史话》就这样完成了。当散发着油墨芬芳的“岛史”送到公社党政领导手里时，领导们赞不绝口，称这本书的问世是横沙岛历史上破天荒的文化大事，零星的资料得到了汇集，民间的口口相传被文字保存了下来，复旦师生为横沙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一个甲子稍纵即逝，前些日子淞助组、第一个农业初级社、第一个农业高级社都是在东兴村里畝梠争先成立的。在获得大量原始素材的基础上，余子道老师组织几个思路敏捷出手快捷的笔杆子学生，分门别类，去粗取精地进行撰写，列出了18个大类：“长江口外横沙岛”“一家富裕万家穷”“在合作化的道路上”“渔港春潮”“春风杨柳横沙岛”等。初稿写成后经集体讨论反复修改，再由余老师统稿后报公社党委审核。



边看边聊